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三集 第三回 喜兒硬證鴛鴦鞋 張哲義認螟蛉女

詞曰：傷心沉痛，向何人、訴我冰清玉潔；十載追隨，香閣裡、習慣端嚴貞壹。為主招光，持身觸怒，平地生荆棘。污名冤抑，可憐誰與昭雪！賴有義薄雲天，把隨風弱柳，瑤階移植。搢妮柔情，反變了、慷慨英雄本色。慢說他年、榮枯有命，此日蒙陰德。含悲分袂，別離愁滿胸臆。——右調《念奴嬌》

話說蘭英要提前日再思之事，麗娟正要問及，只見春香慌忙跑上樓來，指著蘭英道：「你前日逼緊了，叫我拿了你的鞋子，如今不在喜兒那邊？二爺惱得不得了，把喜兒一把頭髮提到樓下，把大杠子狠打。二娘在那裡狠勸，也勸不住。」麗娟等聽了一唬，蘭英急問道：「怎麼我的鞋子在喜兒身邊？」春香道：「你給與他的，倒要問我！」蘭英著驚道：「我怎麼與他？」春香道：「喜兒是這般招稱，我那裡曉得。」麗娟看著蘭英道：「你怎麼與鞋子喜兒？」情景慘逼。問春香道：「二娘在那裡怎麼說？」春香道：「二娘說恐沒有這般事，喜兒卻是一口招承的。我在那邊，一一見得真切。」此時急殺了一個蘭英，滿眼流淚，便向麗娟跪了亂拜道：「蘭英從來小心謹慎，沒有過犯，這是那裡說起！」麗娟也氣得沒做理會，只管歎氣：「要說蘭英做下的，又念蘭英平日不是輕狎的人，其實一毫過犯也沒有；要說喜兒造言生事，只這鞋子怎麼到喜兒身邊去？這喜兒與蘭英有什麼冤仇，卻來害他？」正在尋思，只見二娘來了，麗娟起身相叫，蘭英也立了起來。

二娘看見蘭英滿眼流淚，曉得是春香在那邊看見，過來述了。便道：「小姐，有這奇怪事，我也不解。今日二爺偶然到喜兒床鋪邊，只見喜兒枕根底下藏著一隻女鞋。二爺查問，他不肯直說。發起惱來，捉到樓下打時，方才招認，道是蘭英與他的。二爺竟氣得不得了，叫我來請小姐去。叫蘭英去質對，是真是假。」蘭英掩面哭道：「這是青天裡的霹靂，無影無形！二娘，看蘭英平昔可有一毫毛病？怎麼便將鞋子與喜兒來？這是那裡說起！二娘，你須替蘭英做個主！」二娘道：「妮子，你不要性急。喜兒奴才，不知他神頭鬼臉，做的甚事。」只聽得那邊殺豬般又喊起來。張婆道：「聽麼，二爺又在那裡打了，恁般喊叫。」二娘道：「這個奴才，便打死了我也不憐他。」麗娟道：「蘭英，你自向二爺跟前與喜兒質對去。」蘭英道：「請小姐同去。」麗娟道：「我去做什麼？你若果有這事，叫我也沒有臉面在那邊；若沒有這事，你須去分說個明白。」蘭英含著眼淚情景，可憐，跟了二娘下樓。麗娟送到樓門口便住了，叫張婆道：「你隨去看個動靜來對我說。」張婆答應去了。

且說蘭英到得樓下來，只見再思攤坐在椅子上，槓子撇在一邊，喜兒磕伏在地下哭，攪得渾身是泥，鞋襪都卸脫了，頭髮亂亂的披著，蘭英的一隻女鞋也在地上。惡。蘭英走到，再思道：「你這奴才實說，蘭英的鞋子怎麼到你手裡？」喜兒有氣無力的打哼。二娘道：「你這奴才，真則真，假則假，休得胡言亂道的害人，頭上有天理的！」蘭英道：「喜兒，我那裡與鞋子你來？與你有甚冤仇，你這般造言冤我！」喜兒道：「姐姐，我原要替你瞞的，為受打不過，只得招了。」蘭英哭道：「天那！虛空有神明的！我是左手交，右手交的？在那個所在交你的？」喜兒也哭道：「有一日，你在廚房角門邊遇見了我，你對了我笑，我便摸你一摸，你也扯住我手，我恐人來，便走開了。前日你在西樓外搥扇門口遞與我這只鞋子，約期我有空便會。如今害我打得這般模樣，你倒要白賴了！」這是因了。冤乎天哉。

蘭英急得面皮紫漲，大哭道：「青天白日，我遇了鬼！你怎麼造這一篇話來害我！」向再思撲翻身跪下，再思還有臉嘴見蘭英？坐在椅子還算個家主？豈不羞死！道：「二爺是一家之主，家人們好歹，二爺都曉得。蘭英雖則丫頭下賤，也知廉恥，從沒有半點差池，做那不長進的勾當。這都是喜兒一派胡言，二爺不要信他。須與蘭英做個主！」說罷痛哭。二娘看了，也覺心酸，便道：「喜兒奴才，二娘恨極了。你要害人，也要害得可方，你不要將這般話坑殺人。你今世裡不得好死的！」蘭英急到盡頭，朝著喜兒亂拜道：「我與你有甚冤仇，你生出這一番話來陷害我？我與你死到陰司地府裡，也要見個清白！」再思看蘭英極透天門的情狀，惟恐喜兒憐念他，嘴口軟了，便將喜兒一把頭髮提起道：「我少不得把你那兩個奴才解到當官去處治！」恨恨地拖了喜兒出去，綁在書房裡，聲張要去解官。

那時張婆把情形述與麗娟，麗娟氣得目瞪口呆，不做一聲。二娘扶著蘭英，哭上樓來，又朝了小姐亂拜。麗娟道：「蘭英，誰叫你做下這般事來！」蘭英大哭道：「小姐都是這般說，難道蘭英真個做來麼？小姐不替蘭英做主，蘭英生成是死命了！」一字一哭。說罷又哭。麗娟道：「二娘，叔叔如何主意？」二娘道：「你叔叔說要將喜兒解官處治。」麗娟歎口氣道：「那不長進的，若果有此事，隨叔叔處治他，我也不好姑息。」遇著了這般阿叔，真正無法挽回。蘭英哭道：「蘭英無處伸冤，是該死的了！要死也只死在小姐跟前，怎好去到官出乖露醜！」慘極，不堪多讀。二娘看了，紛然下淚。麗娟也吊下淚來。二娘道：「我看蘭英回家五個月了，不見他有恁破敗處。喜兒這奴才，是前世冤家，生成是冤害你的。蘭英，你不要氣苦，我須替你分理。」蘭英向麗娟哭道：「小姐，蘭英跟隨十年，小姐深知下人情性，難道小姐竟信有此事？總不替蘭英說一句兒！」抱著麗娟的腳，痛哭不已。慘極。麗娟也哭將起來，搭著蘭英的肩頭道：「你隨我十年，我豈不曉得你做人好歹？如今二爺信了喜兒的話，我若替你分理，二爺又道我護短，叫我說什麼來！」傷心。那時張婆等無不紛紛墮淚。就是春香，因前日蘭英冤他偷鞋，他氣還不曾平伏，故此方才走來，指著蘭英辯證，總是發洩他的不平；然見了蘭英恁般情況，也覺傷感，亦墮淚不止。蘭英道：「總是該死，與其出乖露醜，原死得不明不白，不如今日死了，也得乾淨！」爬起來，走向樓窗便跳。想到見官有何好處？今時這般女子，到官冤陷的，亦復不少。嗟夫！唬得二娘、張婆等拖扯不迭。二娘道：「癡妮子，只要我們曉得了，這樣事原冤不到你身上，怎尋這般短見！我去替二爺說，替你分理。」麗娟亦寬慰兩句，張婆等俱護持他，惟恐再去尋死覓活。

二娘到再思面前十分解說，又指著喜兒大罵：「明是你偷他的鞋子，你這奴才，壞了那樣良心，少不得要遭橫禍，不得好死的！」喜兒綁在那裡，也只是哭。再思道：「若一解官，連姪女也覺得沒臉面。我今將喜兒那奴才逐出；蘭英尋一個人家賣去，若留在家中，便割了我頭，斷斷留不得。總為留在家中無顏相見。二娘苦勸再四，姑且留下。再思執定主意，必要賣出。二娘只得又來回復麗娟。

蘭英聽見要賣他，那裡割捨得小姐？又復痛哭。倒是麗娟勸慰道：「有聚必然有散，你我相依十載，情投意合，一時間叫你分離，我心下也十分難捨。但這件事我們雖則深知，旁人卻未必十分細曉，若仍留你在家，只道我糊塗護短，就叫我的不是了。割愛打發蘭英，真是大豪傑見識。前邊戒諸婢歡笑，恐聞者致恨，便見一斑。況且叔叔主意立定，我若違拗，反是為著下人，致叔姪分顏。但尋得一分好人家，打發你去。不久老爺便回，若有機緣，原舊相聚，也不可料。」二娘道：「小姐真是明白大道理的人。蘭英，你且見事辦事，不必悲哭。」相勸一回，然後別去。蘭英便將前日再思及喜兒調戲之事說知，麗娟歎口氣道：「人家有了這等人設心叵測，真是大不幸了。」吩咐張婆等不許洩漏，恐再思懷恨，別尋事端。此等德度見識，真不可及。若無德度者，便要聲張起來，和阿叔抵鬧，弄得亂嚷嚷，沒有清頭，旁人指為笑端。不但蘭英不能洗清，連到自己也要拖在渾水裡。所以此等作為，豈但知體，亦且遠禍，非常人可及也。

當下再思聲言，還要把喜兒打了三十逐出。那眾家人背地紛紛議論，也有說二爺最歡喜喜兒的，怎麼這般毒打？也有說大人家那樣事有不得的，恐人人效尤，成何家法？生成要懲治的，但是忒打得毒了。有個道：「那鞋子不知可是蘭英與他的？既然相愛，為何不秘密些，卻與二爺看見了，受這般拷打？」也有個道：「那鞋子生成是蘭英與他的，不然喜兒難道扯這樣事在身上，倒要去受毒打不成？」你道眾家人們為何都疼著喜兒？只因喜兒生得乖巧，與人和睦，故此眾人都肯照顧他。今見主人還要打了三十，然後逐出，大家跪過來討饒。再思發惱一回，也便饒過了。立刻驅逐出門。喜兒挽好了頭髮，對主人磕了四個頭，含淚而出。

眾家人都聚分請喜兒吃酒，又算暖腎，又算饒行。喜兒道：「如今叫我那裡去好？」李興便道：「莊上盡有房屋，你且去住了，等二爺氣惱平伏，我們原求二爺收留你。你若沒有盤纏，我們各人隨便相送。」喜兒暗中下懷，便依言到莊上去住不題。

且說再思打發喜兒去後，吩咐家人四下尋人家，出賣蘭英。卻好有個開彩鋪的張家要討人。叫說這張家住在揚州，卻在涿州城裡開個字號銀鋪。有個鋪裡主管，是涿州本地人，要娶一房妻小。你道那張家是誰？原來就是張玉飛的父親張哲，是他自己要娶個偏房，既然如此，何不竟說自家，為甚托名主管？他卻也有一個算計。一來為自己是南邊人，恐北人不肯遠嫁；二來為自己的年紀五旬以外，恐人家嫌他年老；三來恐人家見他娶小，要他的禮錢，故此他只說那主管要娶。既然這般，何不去揚州娶一個來？只為揚州女子肯與人做小的，未必善於作家；且一路盤費要費得多；又恐南邊人到此，水土不服。因此處雖有主管伙計，終久不比妻妾，是自家一路人；況且內裡也少不得一個當家的，因此要娶偏房。聽見李府有女婢出嫁，便要來看。

再思便請麗娟去說話。不過說蘭英：「年紀也大了，況且又做事不端，家裡如何留得？虧他何以出諸口。不是我把你用熟的人賣去，只為曖昧之事，有礙體面。你若要丫鬟使喚，怕少了種，再討幾個，也由得你。」麗娟道：「但憑叔叔做主。」

當下張哲便同中媒來。再思不去相會，但叫張惠領了那蘭英出去。張哲一見，不勝歡喜。便議定了禮銀六十兩，擇定了日子來娶。麗娟乃與二娘商議，也要看看對頭可配得蘭英來，便吩咐張惠傳話去說。張哲便將店裡一個少年主管裝扮齊整，領到李家，直到後堂庭心裡。麗娟與二娘在簾子裡看那後生，卻也濟楚，不是個落寞相貌，也安了心。看畢，主管自去。

且說蘭英惹了那場煩惱，鎮日悲啼。一來念著小姐深恩，未曾補報；二來朝夕追隨，指望相依一世，今忽然離別，何以為情；三來那喜兒分明聽了再思主見，有心害我，雖則蒙小姐二娘等合家鑒原，然終被他惡名玷污，不能表白。輾轉胸中，不能下落。茶飯不思，悲啼不已。麗娟雖是高明的人，不比小家子無識，然看到蘭英這種情景，也覺傷心。想他平昔從不曾討打罵，待他猶如姊妹，情類同胞，今一旦要離別，那裡割捨得下？也是鎮日的淚流搢惶。

二娘是一個極曉事的，一來要和好他叔姪情分，等蘭英嫁了出去，便免了許多是非。二來要安頓麗娟，恐他割捨不得，甚則違拗叔父，別生事端；次則私心憤懣，悲哀致疾。背了蘭英，倒了他幾句，二娘狠會周全。亦不可及。說道：「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。或者蘭英有心，也未可料。」把這一番話，稍可冷冷麗娟的心腸。三來要解慰蘭英，恐他受了污名，不能昭雪；今又倉皇離別，掛肚牽腸，設使尋了短見，不將這個妮子坑害殺了，豈不可恤。背著麗娟，便說道：「男長女大，原要一個配頭，不是相守得老的。你雖則念著小姐，固是你的好處；但小姐是個知書達理的人，怎好違拗叔父？你若只管悲苦，縱使小姐捨不得你，不肯放你出門，旁人便要責備你小姐不是了。惹得旁人議論時，不是你陷小姐於不義麼？若說喜兒奴才害你，我們都已明白，你放在心上盤桓他怎的？二娘甚好。自古來，就是聖人，也有人冤埋著他哩，只要自己無愧，過意得去便罷。那般外來之事，管他則甚！你今嫁了出去，小姐原待你一般，到算做一個親人來往，有何不可？」那二娘不知費了若干心思，陪了若干口舌。夜來也領了福兒到麗娟樓上來住宿，朝勸夜勸，麗娟心腸也耐得定了，蘭英也勉強掙掙。麗娟將那六十兩禮銀原交與蘭英，自家取出百金，叫王忠等星夜置辦些衣裳頭面箱籠之類。

到了吉日，張家花燈鼓樂，上門尋親。麗娟也叫個媒婆送去。蘭英跪著，麗娟抱住雙膝，哭道：「這刻便打發蘭英去了，叫我心上痛殺，怎生捨得小姐！」麗娟也抱住蘭英哭道：「我只道你去，還是睡裡夢裡。你今真個就去，叫我痛心，如何是了！今後我身畔的人要得似你的，那能再有！」兩人相抱痛哭。二娘彈淚相勸。情景逼真。眾丫鬟媳婦們見此，傷心慘目，無不號啕大哭。憑你人家親生鍾愛的女兒出嫁，也不過如此。

那時再思也覺得過意不去，躲在私室裡不出來。李彥直也曉得此事情由，也怨著父親作事不端，爭奈父子之間，只好自恨；又見蘭英受苦情毒，不忍見聞；平昔原不管著家事，落得不理。麗娟等哭夠多時，外邊催促，只得換妝分別。麗娟等哭送到正廳方住。蘭英痛哭上轎，比人家女兒別母的更覺傷心。

上轎後，行了不多時，到了張家。抬到中堂下轎。喜娘扶出，蘭英那時也住了哭，朝上立著。只聽得有幾個婦人出來，向媒婆打話道：「請大爺出來受禮。」身旁不見有人來同立，心裡驚疑。又聽得道：「大爺坐了，新娘行四拜禮。」蘭英這驚不小，顧不得生巴巴羞澀，問媒婆道：「行甚四拜禮？」即那媒婆從李家來，只曉得說是小年紀的主管娶妻，卻變做個老年人坐了受禮，也摸不著是恁緣故，也是驚訝，說道：「若是這般法度，是娶來為偏作妾的了。」蘭英大驚，便站住不動，有見識人不同。或曰：設使張家一了便說娶去做小，則何如？曰：不但蘭英不肯，麗娟和二娘俱不肯也。說道：「我家只知道嫁來配作夫妻，不曉得為偏作妾。怎麼裝頭改面，做這般事？我好命苦也！」說完便哭。那時儂相專等贊禮，樂人專候作樂。卻見娶來的不肯服小，方曉得張大爺做事按頭捉腳的，便都不動，也驚訝那位女娘忒煞伶俐，從來不曾看見。那張哲見事有蹊蹺，一時叫他拜見，必要弄出話靶，一面著媒婆扶新娘且到後堂坐了，一面立刻打發娶親人快及搬運箱籠人等散訖。張哲先打發眾人散訖，最有主意，省得在此說長道短。

進來後堂坐下，叫新娘媒婆都坐了。家人婦女俱站立兩旁。張哲開言道：「小娘子，你初進我門，便曉得分清理白，你自然是個伶俐的人，不比尋常女子。你竟去了繡兜，我與你說明就裡。」與他講明瞭原委，甚有見識。蘭英竟自揭去，媒婆接了。眾家人婦女把蘭英仔細一看，各各驚奇，從來不曾看見這樣標緻丫頭，竟不似下人相貌，竟似那大人家的小姐。看他兩隻眼睛，雖然有些哭得紅腫，那滿臉的嬌豔光彩，乃熠熠耀人。從來道：「燈下新婦，分外好看。」沒一個不暗暗喝采。

張哲是見過一次的，心下十分愛他，便道：「我家住在南直揚州，這裡開個浮舖子，已是多年了。只因這裡沒個當家的人，故此來娶你。因你們家裡說不肯嫁到遠方，所以托名主管娶妻，這是真話。你今既到我家，也只好由我作主。你便隨了我，也不辱沒了你。你怎麼便不肯下拜？」蘭英道：「我雖則出身微賤，頗知大義。夫婦一倫，便是女子的一生大事。初先來說娶與這裡主管為妻，我們下賤人出門，固然沒有三代庚帖，因此上我們小姐恐我錯配了人，所以又叫這裡主管，當面看過——那人即是我的丈夫了。若又隨了他人，我便是一身兩主，如何使得？如今若將我配與主管，嫁雞嫁犬，只索隨他。若要我葫蘆題再隨他人，便以勢逼勒，雖死不從。」說得有理。

張哲見他說話侃侃鑿鑿，詞嚴義正，小小年紀便有這般經緯，決不是下賤終身的，心上有些感動，便道：「你隨著我生男育女，便是上人行達了。就配了主管，也沒恁好出息。何必執此虛名，卻便看做實事？自古來，多少正人君子、名公巨卿，也都有婢妾所生；然要那為父的請名師益友教訓他，方才成立。象我們人家，方有這般力量。你既然是聰明伶俐的人，難道不曉得那個道理？」也議論得是。蘭英淒然弔淚而哭道：「我此來也是出於無奈，我有絕大冤苦，無人剖割。我也是平等人家，自幼賣於李府。夫人去世，只有小姐提挈成人，小姐待我不薄，也時常說我丫鬟數里沒有這般一個。將來小姐適人，要把我配個讀書士子，完我終身。每一念及，私心自喜。不料受了冤陷，倉皇逼嫁，隨風弱絮，終墮污泥。下賤之人，不能自主。」說完，大哭起來。說得傷心可憐。

原來那張明我為人最好，雖則在市井中，盡是慷慨好義。所以他的兒子張玉飛肯為凌駕山不平出力。他要娶偏房的念頭，只為要掌管家務，本不為好色娛情起見。今聽得說受了冤誣，倉皇逼嫁；又見他哀情無已，行路堪悲，心裡大有不忍。且他談吐安詳，有條有理，自待不薄，綽有深情，竟是一個知文達禮的書生，不是那恃寵撒嬌的婢妾，不覺肅然感動。乃道：「你有何冤枉，且對我說。」蘭英乃將主人無狀，及囑家人冤陷，小姐又礙著叔姪情分，以致分離遭嫁的原委，略敘了一遍。

張哲奮然而起道：「你家那等主人真是禽獸了，離他也倒是好。我看你言動舉止，自然是知書識字的，內外皆優，決不久居人下的，後來定有出息。我要娶個偏房，不過要在此掌管家務，我看你一定幹辦得來。我看你年紀又小，人物非凡，又受了這般冤苦，我也不忍把你作賤，埋沒你的終身。我也是仗義有守的人，我竟過繼你做個女兒，你便認我為父，將來我尋一個讀書士子，好好嫁你，使你不致終墮污泥。你意下如何？」那蘭英明敏天成，如何不喜？不等張哲說完，連忙跪下道：「恩人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好心抬舉下賤，還有甚麼推卻？願來生犬馬相報，世世不忘。」撲翻身便拜。張哲道：「今日又是好日，就將此香燭，我拜告天地祖宗，與你結為父子。」當下拜了天地，設了祖先虛位。蘭英先拜認父親，然後拜祖先。張哲叫家人婦女上前相見，都要叫

「姑娘」。一面叫備酒筵，父女兩人共酌。即留媒婆陪了蘭英宿歇。

那時喜殺了一個蘭英，不意禍中生福。張哲做了這件義氣事，雖失去了一個標緻小媽，卻添了個能事女兒，反覺快暢。獨有那些家人婦女們在背地裡議論，暗笑我們主子竟是呆的，好一個小媽兒卻是白丟掉了，生扭個賠錢貨來，惹後日的煩惱。那些婦女們便有許多的彼此念頭：必有此等議論。有等肯輸心服意的，看蘭英恁般標緻，又有體局，竟不論他出身卑賤，竟認真他是姑娘行達了，服侍他也是理之當然；有等臉嘴光鮮的，自道個好，偏不肯說他人勝我，道他與我也件件一般，要我去低頭服小，那肯便折這口氣？有等念小媽與姑娘，大有分別，小媽終屬卑微，姑娘便有身分，縱是大人家的丫鬟，原非好胞胎了，如今卻要我們循規蹈矩，怎麼了得？無奈主人做定了，卻也無法。

到來日絕早，蘭英便打發媒婆報知小姐。卻好麗娟也差張惠到來，張哲十分相待。麗娟得此信息，一來驚喜蘭英有此造化；二來感激張哲，那有這等好人？滿心喜歡的光景，好像平地裡拾著一件無價之寶，不知把來怎樣安放，善形容。這般意外之喜，忽然而遇，真個難於安放。只有暗謝神明，對天而笑。舉家亦不勝歡喜。二娘亦喜得打跌。縱把一天愁悶，不知撇在那裡去了。麗娟自此便不十分思念。又尋討了一個丫鬟，貼身服侍。相貌雖亞蘭英，心地也狠乖巧，取名浦珠，也是心喜蘭英有造化，卻似重逢之意。獨有李再思得了那信，著實吃驚：「這丫頭怎麼有這般運氣？料想張家是個財主，後來若得一分好人家嫁去，反是造化了他！」轉念一回，卻也無可奈何，只索丟開。

那邊張哲見蘭英作事果然妥當，不勝歡喜。備細將此事寫了家書，寄去與家中妻子。那張哲的妻子穆氏，最是一個賢曉的人，只生一子一女，便不生育。兒子便是張玉飛，女兒不上三歲便沒了。心上正有個要過繼一個女兒的念頭。這張哲家書上，說得蘭英天下第一，怎不快活！是年秋闈，張玉飛文戰不利，冬間要到涿州看父，今見家信上說過繼了一個妹子，說得好處異常，縱是使女出身也不管他。料想父親眼力識人，決無差誤，這定是有識見的丈夫。正好上去看他。穆氏備了些首飾衣服，付玉飛帶去。正是：

世間為母偏憐女，不是親生也是親。

莫謂世人皆若此，只緣張氏一家仁。

張哲以蘭英名字不雅，改稱婉玉，又念他沒個梯己丫鬟，隨討下一個丫頭，名叫蕊珠。蘭英已改婉玉，自後便依著張家名字敘去。那婉玉事奉父親張哲，問安視膳，孝念倍常；支持下人，極其平恕。這四句是綱領，儘夠了。家中婢僕無不愛戴，從前驕慢倔強的念頭，一總沒有了；一味順承聲色，唯恐有不到家處，惹姑娘的不快。真是比著主人親生的，也沒有那般貼服。正是：

治家治國總相同，持重公平便見功。

獨有一般沒法處，貧窮難做阿家翁。

閒話休題。且說素玉在劉家，鎮日鰥居寡處。大凡女子在家，有父母兄弟姊妹，皆屬天倫；若初到婆家，只有一個丈夫，其餘皆為陌路。若丈夫得意時，憑你貧窮受苦，也還有一件開懷；若丈夫不得意時，憑你堆金積玉，翠繞珠圍，列鼎重播，呼奴使婢，總無得一件可以消愁解悶。至確至當之言。這素玉原有三好兩歉之病的，再加了搶來時許多驚慌風波，日長歲久，總不見丈夫進房。想人家新婚燕爾，何等花團錦簇，鬧熱風光；獨我弄得無情無緒。雖則二娘日逐差人來看，送長送短，總屬無益。漸漸發熱不退，咳嗽吐痰，竟成了不起之症。設身處地，素玉真個難為情，自然要氣死。再思無顏上劉家大門，劉世譽也不來請你。就是素玉，也曉得了老子設計搶親差誤之事，恨恨著老子喪了良心，遺害在女兒身上，十分刻毒，亦不要他來見面。只有哥哥李彥直，念同胞姊妹，顧不得羞赧，曉得妹子有病，暫時到劉家看覷，劉世譽也還接待一二。

時劉思遠雖沒有見兒子的家信，然常有家人來往，露了風聲，察知其細，寫書信責備兒子。兒子恃頑，卻也無法。無奈世譽向來由著心性，父母又獨鍾愛於他，不但不自悔責，趁勢便寫個情節，與父親說已前不稟知之故，是急於娶歸，故此信了李再思之計，不道再思將自己女兒調換了，如今聞得李奇勛將次滅賊，倘還朝覆命，必要父親當面求親；若還巡撫山東，必要央媒去說。思遠雖則說著兒子不是，心裡倒底護短，寫信回家來，都是半推半就，帶教訓、帶商量的話。世譽見了，明知父親不怪他，不勝大喜，所以總不去絮聒。白子相、再思也得耳邊清靜，卻不曉得他父子們的算計，只道世譽息了念頭。正是：

庸人擾擾日無休，只為錢財強出頭。

一到做差無意興，又圖安靜怕誅求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李績自被箭之後，有石摺珩料理軍務，整肅諸營，柳廷秀料理湯藥，不離左右。那時大軍圍著宿遷，賊勢已敗，若竭力攻打，自然一攻便破。只因醫箭瘡的官說道：忌聞金鼓之聲，恐傷瘡口，須保護一月後方可無事。故此石摺珩傳令，堅壁堅守，不許妄動，違者軍法處斬。城中馬述遠聽了胡恩算計，且自支持，指望或有山賊草寇聞風響應，還可圖王定霸。看見官軍絕不攻城，料想必因中箭之故，自謂得計，把軍務一總托與胡恩、周晉。自己惟有淫弄婦女，沉酣酒食，真是燕雀處堂，且圖安樂。

相持多日，李績漸已平愈，卻見家中差王忠到來，稟了來意。李績也不回書，即口付家信，打發王忠去訖。又過了十餘日，李績箭瘡全愈，便集眾將商議攻城。石摺珩與柳俊同獻策道：「賊人勢窮力盡，不肯出降，必思逃遁。可令曹虎山攻東門，王五倫攻北門，張達攻南門，牙將王祺等保大營攻西門。皆把軍士分作兩隊，一隊值晝，一隊值夜，互相歇息。此是防敵逃走之法。石瓊同柳俊自西門大營分統本隊，傍城環繞，晝夜常川巡邏。又撥游檄馬兵二十人，於中散行察聽，倘一門有警，立即通知。李績依計調撥，晝夜攻打，喊殺之聲不絕。

馬述遠聚周、胡商議，胡恩道：「外無響應，內有憂危，守則不能，戰又不敢，唯有出降可圖。」馬述遠道：「不可。官軍懷恨，出降必無生理，不如逃走為上。」胡恩見事已瓦解，亦思逃遁，商議定了，縱不與頭目說知，仍督責眾兵把守東南西三門，自己同馬述遠、周晉，並十餘親信之人，在北門守城。馬述遠不知其故，胡恩道：「我見東西南俱有大將守把，獨見北門是王人傑的旗號，今夜作備，開此北門逃出，倘遇王人傑擋路，還是我們當初一黨，或有面情，也未見得。」胡恩也有算計，那知官軍已有準備。馬述遠深以為是。

且說官軍攻了三日，不見動靜。一夜三更時分，北門營中鼓噪。那時石摺珩正統兵巡到，報稱：城中有賊人潛開城門逃出，人卻不知。摺珩急勒馬向前，火光之中，只見有十五六騎賊人，正被王人傑截住。摺珩指揮本部，團團圍裹將來。馬述遠左衝右突，劈面迎著摺珩，揮刀便砍。摺珩用戟抵住，馬述遠掩一刀，刺斜便走。前面圍的官軍，惟恐走了，大叫放箭，連聽得弓弦響，急忙撥轉馬頭。摺珩見他走時，隨後緊追。馬述遠撥轉馬來，正值兩馬相交，摺珩眼快，右手持戟，逼住大刀，左手扣住他勒甲皮帶，輕輕提過馬來。馬述遠撇了刀，前來招架，怎當得摺珩力大，帶將過來。肋下用力一夾，馬述遠喊叫如雷，摺珩擲之於地，官軍蜂擁上前，頃刻捆縛定了。

那時游檄馬兵一聞北門鼓噪，星往各門知會。早已迎著柳俊，柳俊聞報，飛馬前來，正見王人傑獨戰二賊將，賊將口中大叫：「王將軍，放我一條生路。」柳俊揮刀向前，賊將便分騎抵敵，那裡招架得來！一來唯恐不得脫生，已是膽怯；二來柳俊英雄，卻怎生攔擋？又在圍兵之中，馬難馳騁，被柳俊追上，一刀砍去，正中馬後，馬痛極跳躍，把賊將跌下地來，口內兀是高叫「願降」，早被軍士一索捆住，乃是賊將胡恩。那周晉正與王人傑交鋒，見胡恩被捉，心裡驚惶，弓槍皆墜，也被王人傑拿了。其餘十多騎頭目，也奮勇衝突，怎當得摺珩、柳俊等逼緊追殺，殺死五六人，活捉一半，不曾走脫一個。

已是東方發亮，賊內守城賊兵見北城外喊殺連天，各城俱鼓聲震地，卻不見了主子，驚惶無措，下城亂竄。被百姓們大家鬧亂起來，賊兵愈加慌忙，自相殘殺。終究民多賊少，被百姓們殺的殺，縛的縛，一總拿住。大開四門，迎接官軍。天色大明，都集到西門大營裡來。

李績升帳，石摺珩解到馬述遠，柳俊解到胡恩，王人傑解到周晉，其餘牙將等也解到賊人十餘名。城中百姓捉拿賊兵及斬賊兵

首級，都來獻功。李績大擺軍容，進城安撫。眾將俱捉得那賊人妻小，解到巡撫公署前，一一審了來歷；總屬擄掠來的，悉召親人領回。李績一面囚了叛賊，打點進京，一面紀錄有功軍將，及殉難文武各官。又飛檄遇賊地方，著令有司詳細搜訪，義民節婦，各具細冊，匯本申奏，缺官所在，報部選補。一面大設筵宴，慶賞軍功。但見：

彩結鼇頭，香焚獅子。東西席面，擺設玉搢金杯，上下筵間，陳列獅仙鶴鹿。堂上軒軒舉舉，一個個昂藏儀表，都是那能征慣戰的英雄；階下躋躋鏘鏘，一隊隊偉岸身軀，盡是這奉命效勞的軍士。樂翻舊譜，聲孚壯勇。凱歌傳舞按新腔，喜動容顏軍氣盛。車行酒，馬馱炙，何殊牛飲三千；搢重席，鼎列肴，不異虎蹲一座。滅此朝食，方能痛飲勞諸君；懿彼武功，深羨榮名光史冊。百姓歡歌道路，萬民樂業農桑。正是：干戈端賴將軍定，共與將軍享太平。好收拾。

李績既已犒賞軍士，題本進京。不一日，朝廷旨意下來，著李績帶領石、柳等陞見；叛賊獻俘，其餘官將，各歸汛守候升；義民節婦另行贈獎。李績聞命即行。此番重過兗州，覺性聞知遠接，與柳俊相會，備說山相公遇見令親褚愚，又遇見尊管魏義，已於前月進京去了。柳俊得知魏義亦已聚會，說與石搢珩，俱各欣喜。看收處最有力。那時合省的官員，無不具稟申賀。王御史亦親來會賀。一路官員士庶，均具迎送，非常顯赫。不則一日，將到涿州。正是：

凱旋千里息風塵，玉詔遙頒自紫宸。
推愛三軍思李廣，不殘百姓想曹彬。
望旌迎拜馬前吏，擁旆爭看市上民。
莫道顯榮誠盛事，沙場勞苦不堪陳。
李績等滅賊還朝，有分教：
國事才完，家務又生支節；
功名方顯，姻親更有機緣。
未知涿州有何事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人於窗下，見書籍所載如張哲等所為之事，輒昂首若不經意狀，曰：「此皆人所能為事爾，何足為異！」及至身處其地，竟無一毫可以及得。此種人，真踐丈夫也哉！奚暇深責。

博通今古，便為名儒，輒曰：「千古心學，我得其傳，賢關聖域，我躋之矣。」究其平生隱微，殆有不可問者。見此等性靈義舉，但藐之曰：「此其一端小者爾。」噫，可勝歎哉！